

景明刻本
古今逸史

四六

華陽國志卷第八

常璩著

大同志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
稽之前代州郡宜然自劉氏祚替金德當陽天下文
明不及曩世近以多故族祖武平府君漢嘉杜府君
竝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近在李氏未相
條貫又其始末或有不詳第璩往在蜀櫛沐艱難備
諳諸故事更序次顯挺年號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違

亂庶幾萬分有益國史以廣識焉

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袁邵爲益州刺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弘爲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楊欣爲犍爲太守後主旣東遷內移蜀之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顯等并三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並爲相國參軍冬分州置梁州遣厥建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晉泰始元年春刺史袁邵以治城將被徵故蜀侍郎蜀郡常忌詣相國府陳邵撫卹有方遠國初附當以漸導化不宜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聽留辟忌爲

舍人冬十月晉武帝踐祚

二年春武帝弘納梁益引援方彥用故黃金督蜀郡
柳隱爲西河巴郡文立爲濟陰太守常忌河內縣令
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
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畧吏
李高問術縛富送州刺史童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
艾戰於綿竹也時身死失喪或言生走深逃瞻親兵
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

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復故蜀大臣名勳後五百家
皆依故官號爲降

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寧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爲寧州

七年汶山守兵呂臣等殺其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陰平武督故於嶮要置守自汶江龍鶴冉駝白馬氏種五圍皆置修屯牙門晉初以御夷徼因仍其守

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生數里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晏表出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典學從事蜀郡何旅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獫狁孔熾憂及諸夏故也今胡夷相殘戎虜之常未爲大患而盛夏出軍

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未晚晏不聽遂西行麋入營中軍占以爲不祥晏不悟胡康燒香言軍出必敗晏以爲沮衆斬之夏五月軍至都安屯觀坂上旅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自上觀下反上之象徵不吉昔漢祖悟栢人以免難岑彭惡彭亡而不去遂陷於禍宜移營他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州兵蔡雄宣班張儀等以汶山道險心畏胡之強晏復懷諫于時衆庶所怨遂引牙門張弘督張衡等反殺晏衆夜亂不知所爲惟兵曹從事犍爲楊倉彎弓力戰射百餘發且詈雄衆擊之盡見殺從事廣漢王

紹亦赴之死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入東井井益州之分野憂刺史戒客人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觀卦用事若軍西行護觀坂門人向天井益可慮也故旅懃諫云卒如其言弘等遂誣表晏欲率已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衆抄掠百姓廣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弘農王濬宜急救益州禍亂保晏無惡必爲弘等所枉害濬從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以母喪在家聞亂釋纒經詣洛訴晏忠孝而弘等惡逆事得分明詔書因以濬爲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濬斬弘等益州平

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犍爲民陳瑞瑞初以鬼道惑
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潔其歿
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爲師者日祭酒父
母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轉奢靡作
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衆以千數百
濬聞以爲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
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爲唐
定等皆免官或除名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
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爲舟船惟不毀禹王
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俗無淫祀之俗

教化大行有木連理嘉禾黃龍甘露之祥三月被詔
罷屯田兵大作舟船爲伐吳計別駕何攀以爲佃兵
但五六百人無所辦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
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濬從之攀又建議裁船入山動
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栢宜什四市取入山
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冬十月遣攀使詣洛表可
征伐因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刺史宋庭
論進取計

四年春漢中都吏襲祚等謀殺太守姜宗以叛宗覺
堅守祚等燒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刺史濬當遷大

司農至漢壽重遣叅軍李毅詣洛與何攀竝表求伐
吳置西夷州以平吳軍曰益州益州
五年詔書并濬龍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事除
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高徐兆
爲牙門姚顯郄堅爲督冬當大舉秋攀使在洛安東
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却須六年攀
同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逆帝乃許焉冬十有
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七萬人
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侍將也以爭騎斬衆
莫不肅至江州詔書進濬平東將軍都督二州巴東

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別遣參軍李毅將軍
由涪陵入取武陵會巴陵

太康元年春三月吳平攀毅以功封各有差以淮南
胡羆爲益州刺史濬遷輔國將軍初濬將征問靳普
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
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貪榮貴卒
於布衣

三年更以益梁州爲輕車刺史乘傳奏事以蜀多羌
夷置西夷府以平吳軍司張牧爲校尉持節統兵州
別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長史司馬

五年罷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夷
皆舉秀才廉良

八年武帝子成都王穎受封以封蜀郡廣漢犍爲汶
山十萬戶爲王國易蜀郡太守號成都內史

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爲重州遷益州刺史栗凱爲
梁州加材官將軍楊烈將軍趙廞爲益州刺史加折
衝將軍關中氐及馬蘭羌反寇天水畧陽扶風始平
武都陰平發梁州及東羌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牙
門馬玄尹方揀援之以鹿車運成都米給軍糧八年
廞至州雖崇簡約而性實奢泰畧陽天水六郡民李

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氏叟青叟數萬
家以郡土連年軍荒就穀入漢川詔書不聽入蜀益
州勅關禁之而戶曹李苾

按晉書李苾
乃侍御史

開關放入蜀

布散梁州及三蜀界汶山興樂縣黃石北地盧水胡
成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柔平康文降劉紫利羌
有讎遂與犇飼羌邛逢等數千騎劫縣令求助討紫
利大守楊邠撻殺豚堅而降其餘類遂叛殺長史冬
西夷校尉西平麴炳表出軍遣牙門將孫眺爲督護
萬人征之戰于常安大爲胡所破

九年炳以敗軍徵還晉夏用江夏太守陳揔爲代胡

退散

永康元年詔徵刺史廡爲大長秋遷成都內史中山
耿勝爲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廡所服佩初廡以晉
政衰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主陰懷異計蜀土四塞
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弟庠
衛六郡人勇壯厚卹遇之流民恃此專爲劫盜蜀民
患之勝數密表流民剛戇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
制宜遷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
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又言倉庫虛無以
應敵萬一告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慮由是廡惡勝州

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人迎滕滕以廡未出州故
在郡廡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
亭殺傳詔者滕議欲入州城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
竝治兵怨邁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任少城檄
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任犍爲
西渡江原以防非常滕不從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
西門廡遣親近代茂取滕茂告之而去廡又遣兵討
滕滕軍敗績自投少城上吏左雄負滕子竒依民宋
寧藏廡購千金寧不出尋廡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
陳恂面縛詣廡請滕死喪廡義而不殺也恂與戶曹

掾常敞共備棺塚葬之。敞又遣軍逆陳摠，摠至江陽，聞敞有異志，主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惟當速行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莫有動者也。」摠更緣道遲留，至南安魚涪津，以與敞軍遇，白摠散財貨募士卒，距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摠不能更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摠不聽。衆拖摠逃草中，模衣摠服，格戰。敞兵殺模，見非摠，乃搜求，摠殺之。敞自稱大將軍，益州牧，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司

馬龔尼江原令犍爲費遠等爲左右長史司馬參軍
徙犍爲太守李庠爲威寇將軍召臨邛令涪陵許龔
爲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徵
汶山太守楊邠成都令費立爲軍祭酒時庠與兄弟
流驤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按晉書作
上官惇扶風李
攀始平費佗氏符成隗伯董勝等四千騎在北門廡
使庠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陳不用麾幟舉矛
爲行五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廡等忌之
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等十餘人慮特等爲變
又命爲督將安慰其軍還特庠喪其夜特流徹衆散

歸縣竹廡遣故陰平令張衡外遷費恕就緞納皆爲
特所殺牙門將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
不許弇怒於州閣下手刃殺淑粲卽亦殺弇二子廡
腹心也

太安元年春尚牙門夏庠攻李特於立石失利征西
遣督護衙博討特博次梓潼晉復拜前廣漢太守張
徵廣漢太守據德陽尚遣督護巴西張龜督四十牙
門軍繁城博方遣參軍蒙紹誘特降尚貽博書曰昔
年得李流牋降心欵欵由時威帖得還爲寇聞特委
誠於下吏而流驥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

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博不從故爲特所破於
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巴西郡丞毛植
五官襄珍舉郡降特衙博才兼文武征西大將軍河
間王深器之初爲陰平太守爲從事巴郡毛扶所怨
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陽沔之沒寇尚未至聞
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自不供給梁州治中
表之博以是得罪晉乃更用許雄爲梁州刺史八月
特破德陽流次成都北上李驤在毗橋尚遣將張興
僞降於驤覘士衆虛實還以告尚尚遣精兵襲驤破
之流驤并衆攻尚軍軍失利喪其器甲晉梁州刺史

許雄數遣軍討特特備嶮不得進征西乃遣監軍劉
沈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遣使
兵助尚軍數挫特勢日盛

二年春正月朔特攻尚水上軍特從益底渡黨徒從
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儉
逼降尚保大城流軍進屯江西之檢上蜀民懼先已
結村保特分人就主之雄書諫特收質任無得分散
猛銳流亦諫之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緣疑
動而劫害不止尚從事蜀郡任督按晉書
作任明說尚曰侵
暴百姓又分人衆散在諸村怠沆無備殆天亾特之

秋也可告諸村密剋戰日內外擊之破特必矣尚從之從縱出督使宣旨告諸村期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督先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城中督曰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與啓信諸村悉從督督還報尚如期出軍討特諸村亦起大殺特衆破退追及於繁之官桑斬特及兄輔遠等李流斂余衆還赤祖尚乘勝但施遊軍征盪傳特首洛陽焚其屍李雄以李離爲梓潼太守衆還赤祖推流爲大將軍大都督而荊州刺史宋岱水軍三萬助尚次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破特德陽守將騫

碩太守任臧徑至涪三月尚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汜
等軍繁城而縣竹降涪陵民藥紳杜阿應尚尚又遣
督護常深軍毗橋爲流驤禦蕩雄攻紳深破驤殺李
攀弟恭復爲主左汜黃闇逼攻特北營營中氐羌因
符成隗伯石定叛應汜闇攻蕩雄蕩毋羅掾甲略陳
伯手刃羅傷目壯氣益烈又時成伯戰於內汜闇攻
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流破深蕩雄破紳還
適與汜闇會大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
追退軍爲使長矛所椿死羅雄秘不發喪以安衆心
流以特蕩歿而岱阜並至恐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

雄與驤諫之不納遣子世及舍子胡質於阜李離聞
父舅將降自梓潼還欲諫不及雄與離謀襲阜曰若
功成事濟當爲人主要三年一更雄曰與君計雖定
老子不從若何離曰當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雖君
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乃說六郡人士
激以尚之自侵懼以共殘蜀民之禍陳阜可富貴之
秋得以破阜阜軍死者甚衆而岱病亾荊州軍退轉
攻尚流慙其短軍事任雄雄數破尚軍保大城夏四
月尚殺隱士劉敞敞故州牧劉璋曾孫也隱居白鹿
山高尚皓首未嘗屈志亦不預世事尚信祆言殺之

殺之日雷震人大雨城中出水五月李流降于孫阜
遣子爲質不可乃舉兵與李離襲阜阜軍敗績宋岱
病卒墊江州軍退雄逼攻尚尚保大城中六月雄從
帛羊頽渡攻殺汶山太守陳圖據郫城秋七月朔雄
入郫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併南入東下野無
烟火鹵掠無處亦尋飢餓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
依青城山處士范賢自守平西叅軍涪陵徐輿求爲
汶水太守撫帥江西民與尚掎角討雄尚不許輿怨
之求使江西因叛降雄雄以爲安西將軍給其軍糧
雄得以振九月流病死雄復稱大將軍都督州牧尚

華陽國志 卷之八
數攻郾雄使武都朴泰謂尚曰李驤與雄以飢餓孤
危日鬪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來我爲
內應可得也尚以爲然大與金寶泰曰今事故未立
效後取不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尚從之泰要發
火遣隗伯諸軍攻郾驤使道設伏以長梯上伯軍伯
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雄徑
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曰已得郾城矣入少城尚乃
覺保大城驤別攻犍爲斷尚運道獲太守武陵龔恢
恢爲天水西縣令任回爲吏回問曰識故吏不恢曰
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曰卿義人

也吾力恐不能抹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曰背
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歿遂併見殺以李溥爲犍爲太
守雄生獲伯知其傷歿劄也伯女爲梁雙妻爲已用
故不殺閏十二月尚糧運不繼而被攻急夜退牛鞞
水東下留牙門張羅持城終夜比雄覺去已遠倉卒
失節鉞羅持從後得之并護資應雄得成都梁州刺
史許雄以討賊不進檻車徵詣詔獄惟護軍與漢國
太守杜孟治都戰帥趙汶荊州太守梓潼關守漢中
元興元年春正月尚至江楊軍司卒寶詣洛表狀詔
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二郡供其軍賦冬尚移屯巴

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冉獲驥妻咎子壽兄弟十
二月雄太尉李離伐漢中殺戰帥趙汶

永嘉元年春尚施置關戍至漢安熨道時益州民流
移在荆湘州及越雋牂牁尚書置郡縣就民所在又
施諸村叅軍三月關中流民鄧定荀氏等掠漢中冬
辰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
定遣兵圍之氏求救於李雄夏五月雄遣李離李雲
李璜李鳳入漢中救定杜孟治聞離至命燕什圍保
州城初燕攻定定衆飢餓僞降送金一器與燕燕納
之居七日氏至定還冬辰勢燕進圍之不聽孟治言

離至先攻肇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騎
走離等大破州軍牙門蔡松退告孟治曰州軍以破
賊衆不可待也孟治怖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
雖衆客氣之常柰區區有東南之逼必不分宿兵於
外不過迎拔定氏耳孟治曰不然雄冒稱帝王縱橫
天下以遣重衆必取漢中雖有牢城士民破膽不可
與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大桑谷民
數千家車數千兩一夜行纔數十里而梓潼荆子以
父與孟治有隙合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棄子走
荆子獲之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毋建荷檐仗

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亾不能存終不屬賊也餓
死谷中積十餘日離等引還漢中民句方白落率吏
民還守南鄭

二年詔書錄尚討特功加散騎常侍都督二州進爵
夷陵侯長子宇以佩奉車都尉并次子延壽騎都尉
梁州以雄所破壞晉更以皇甫商爲梁州商不能之
官更用順陽內史江夏張光爲刺史治新城漢中民
逼李鳳寇掠東走荆沔

三年冬天水旬琦張金苟略陽羅兼殺雄太尉李離
降尚雄太傅驥李雲李璜攻兼爲所破殺雲璜雄從

弟也爲司空十有二月琦等送離母子於尚尚斬之
分其室

四年天水文石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尚梓潼巴
西還蜀初巴西譙登詣鎮南請兵鎮南無兵表爲揚
烈將軍梓潼內史義募三巴蜀漢民爲兵克復州郡
先征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馬脫還住涪折衝將軍張
羅進據犍爲之合水巴蜀爲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
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氏那得前秋七月尚薨于巴
郡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陽人也歷尚書丞郎
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臨州詔書除長沙太守下邳

皮素字泰混爲益州刺史兼西夷校尉揚烈將軍領
義募人及平西將軍當進治三關時李驥急攻譙登
素次巴東勅平西將軍張順楊顯救登尚子宇恚恨
加登糧運不給素至涪欲治執事執事懷懼冬十有
二月素至巴郡降人天水趙攀閻蘭等夜殺素建平
都尉暴重殺宇及攀巴郡亂不果抹登三府官屬上
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爲刺史校尉治巴東
五年春正月李驥破涪城獲登巴西梓潼復爲雄有
荆湘有亂氏符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雄衆攻
棘道走犍爲太守魏紀殺江陽大守姚襲二月氏隗

文等反於巴東暴重討之未下重殺刺史韓松松字
公治南陽人也魏大司徒暨孫也自領三府事三月
三府文武與巴東太守吏共囚重及妻子於宜都殺
之共表巴郡太守張羅字景治行三府事羅治枳自
討隗文於宮圻破降之旬月復叛劫巴郡太守黃龕
託以爲主龕窮急自殺主簿楊預諫曰文之宿惡江
川所知拘劫明府誰不危心虛假之名孰當信之可
使張將軍知其丹誠何遽如此龕曰賊已道斷何緣
得令景治知之預乃作龕書遣弟逃氏詣羅曰子宣
宣城吾自明之耳隗文聞怒囚龕執預問遣信狀龕

曰不遣也文乃考預一日夜預不言文欲殺龕預死
杖下文義之赦龕羅遣軍討之破還羅自討之敗績
身歿羅河南梁人也巴中無復餘種矣文馳略吏民
西上降雄將任回獲犍爲太守魏紀三府文武共表
平西司馬王異行三府事又領巴郡太守梁州刺史
張光復治漢中

六年龍驤將軍江陽太守犍爲張啓與廣漢羅琦共
殺異異字彥明蜀人也啓復行三府事羅琦行巴郡
太守啓病亾啓字進明犍爲人蜀車騎將軍張翼孫
也三府文武復共表涪陵太守義陽向沈行西夷校

尉吏民南入涪陵

建興元年春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陽程融
宜都太守犍爲楊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
郡常倉弘等共推汶山太守涪陵蘭維爲西夷校尉
時中原旣亂江東有事採援無所顧望融等共率吏
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遂爲雄將李恭費黑所破獲五
月梁州刺史張光討王如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於
盤蛇便作山疑其欲叛也運建走保拘山光遣軍攻
破殺之建女聳楊虎保黃金山以叛討之虎夜棄營
還趣厄水去州城四十里住光遣其子孟萇討之迭

有勝負光求助於武都氏王楊茂搜虎亦求採於茂
搜初茂搜子難敵遣養子適賈梁州私買良人子一
人光怒鞭殺之難敵以是怨光曰使君初來大荒之
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貫也陰謀討
光會光虎求採秋八月茂搜遣難敵將騎入漢中外
言助光內實應虎至州城下光以牛酒饗勞遣與孟
萇共討虎孟萇自虎前難敵繼後與虎戰久難敵從
後擊孟萇大破生禽孟萇殺之九月光恚歿州人共
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州冬十月虎與氏急攻州城
子序不能守委城退走氏虎得州城發光塚焚其屍

喪難敵得光鼓吹妓樂自號刺史虎領吏民入蜀漢
中民張咸等討難敵退還咸復入蜀於是三州沒爲
雄矣蜀自太康至于太安頻怪異成都北鄉有人嘗
見女子僻入草中往視物如人有身形頭目口無手
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有馬生角長大各半寸又有
驢無皮毛袒肉飲食數日死繁什邽郡江原生草高
七八尺莖葉赤子青如牛角內史耿勝以爲朱草表
美於成都王

元康三年正月中欵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謠曰郫
城豎益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

華陽國志 卷之八
成都北門十八字及尚在巴郡也又曰巴郡葛當下
美巴郡皮素之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
其氣欲索武平府君云譙周言巴沒三十年後當有
異人入蜀蜀由之亾蜀亾之歲去州三十三年又曰
宋岱不歿則孫臏不交市三旬之間流離之首懸於
轅門愚以爲宋岱方進臏見得質及更推敗設岱生
在無所保據矣杜弢自湘中與柳監軍書曰前諸人
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權爲汶山太守而屯
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
杜漸爲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

代趙廡選宜內遣平西綿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
以寧毫釐之覺非彼之謂也

譏曰先王規方萬國必兼親尊賢能而任宗盟者蓋
內藩王室外禦叛侮故元牧有連率之職奉貢無失
職之愆爰及漢氏部州必御佐之才郡守皆台鼎之
望是以王尊王褒著名前世第五倫蔡茂徑登三司
斯作遠之准格不凌之令範也自大同後能言之士
無不以西土張曠爲憂求王皇宗樹賢建德于時莫
察視險若夷缺垣不妨任非其器啓戎長寇遂覆三
州詩所謂四國無正不用其良也

無不以國土兼歸... 王皇宗... 漢... 言之士... 五命... 登... 王... 天... 宗...

華陽國志卷第八

華陽國志卷第九

晉常璩著

明吳瑄校

李特雄壽勢志

李特字玄休畧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賓民種黨勁勇俗好鬼巫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賓人敬信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漢中魏武定漢中曾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移于畧陽北土復號曰巴人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兄弟五人長兄輔字玄政次特特弟庠字玄序庠弟流

字玄通流弟驥字玄龍皆銳驍有武幹特長子蕩字仲平好學有容觀少子雄字仲雋初特妻羅氏夢雙虹自門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雄少時辛冉相當貴有劉化者道術士也言關隴民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雋天姿竒異終爲人主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烈氣聞人多歸之旣克成都衆皆饑餓驥乃將民入郾王城食穀芋雄遣信奉迎范賢欲推戴之賢不許更勸雄自立永興元年冬十月楊驥楊珪共勸雄稱王雄遂稱成都王追尊曾祖庸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王父特景王

母曰太后追謚世父輔齊烈王仲父庠梁武王仲父
流秦文王兄蕩廣漢壯文公以叔父驤爲太傅庶兄
始爲太保外兄李國爲太宰國弟離爲太尉從弟雲
爲司徒璜爲司空閻式爲尚書令驤爲僕射發爲侍
中珪爲尚書洪爲益州刺史徐輿鎮南王達軍師具
置百官下赦建元太武迎范賢爲丞相從弟置流子
也以不陪列誅之賢旣至尊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
復其部曲軍征不預租稅皆入賢家賢名長生一名
延久又名九重一曰支字元涪陵丹興人也光熙元
年雄稱皇帝改元晏平永嘉三年羅美訇琦等殺李

離於梓潼時閻式去雄依離并見殺驤攻不克時李
 雲李璜皆戰死明年文碩殺李國以巴西梓潼為晉
 平寇將軍李鳳在晉壽梁州先已為雄所破不守而
 譙登在涪平西參軍向奮屯漢安之宜福張羅屯平
 無後漢書越雋郡有會無城逼雄雄將張寶弟全在訇琦中雄遣
 寶反為奸許以代離寶素凶勇先殺人而後奔梓潼
 密結心腹會羅尚遣使慰勞琦等出送其使寶從
 後閉城門琦等奔巴西雄得梓潼拜寶為太尉雄自
 攻奮奮走遣驤攻登登初將驤子壽欲以誘驤被攻
 急救援不至還驤壽五年春驤獲登遣李始督李鳳

攻巴西殺文碩是歲雄姨弟任小受張羅募手刃雄
頭雄幾死改元玉衡是後扶風鄧芝楊虎等各率流
民前後數千家入蜀以鳳爲征北梁州任回鎮南南
夷寧州李恭征東南蠻荊州皆大將軍校尉刺史雄
驥勤卹百姓於內鳳回恭招流民於外稱有功氏符
成隗文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
加待納皆以爲將天水陳安舉隴右來降武都氏王
楊茂搜奉貢稱臣杜弢自湘州使使求援晉涼州刺
史張駿遣信交好漢嘉夷王冲遣子質頃之朱提審
炤率民歸降建寧爨量蒙嶮委誠其餘附者日月而

至雄乃虛已受人寬和政役遠至邇安年豐穀登乃
興文教立學官其賦民男丁一歲穀三斛女丁一斛
五斗疾病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不過數兩事少
役稀民多富實至乃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獄無滯囚
刑不濫及但爲國威儀無則官無秩祿職署委積班
序無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貨賄公行懲勸不明行
軍無號令用兵無部伍其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
城破邑動以虜獲爲先故綱紀莫稱李鳳在北數有
戰降之功時蕩子雉屯晉壽害其功大興元年鳳以
巴西叛驤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雄自至涪驤遂斬

鳳以壽代鳳以知州征事二年驤伐越雋又分伐朱
提二三年獲太守西夷校尉李釗夏進伐寧州大敗
於螳螂還初氐王楊茂搜子難敵堅頭爲劉曜所破
奔晉壽晉壽守將李稚蕩第二子也受其賂遺不送
成都曜旣引還稚遣難敵兄弟還武都遂即叛稚稚
悔失計連白雄求伐氐雄許之羣臣多諫雄不從遣
稚兄瑒以侍中中領軍統稚攻難敵由白水道壽遣
田稚弟玠由陰平入二道討氐難敵等先拒壽玠玠
壽不進而瑒稚徑至下辨以深入無繼大爲氐所破
稚瑒皆歿者千餘人雄深自咎責以謝百姓瑒蕩

之元子有名望志尚雄欲傳以後嗣甚痛惜之雄妻
任無子養瑒弟班爲子雄自有庶子十五人羣臣上
立嗣雄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基兆子止侯爵國
志恥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爲知人吾將彌縫國
志之恥以繼宣公之美驥與司徒王達諫以爲不可
雄不從永昌元年冬立班爲太子驥泣曰亂始於是
矣泰寧元年越雋斯叟反攻圍任回及太守李謙遣
其征南費黑赦之咸和元年夏斯叟破二年謙移郡
民於蜀三年冬驥歿追贈相國謚曰漢獻王壽以喪
還拜珩征北梁州代壽以班行撫軍將軍脩晉壽軍

屯五年拜壽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尚書摠統如驤冬壽率征南費黑征東任邵伐巴東至建平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六年春壽還遣任邵屯巴雄以子越爲車騎任廣漢秋壽伐陰平冬城涪縣七年秋壽南征寧州以費黑爲司馬與邵攀等爲前軍由南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越犛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寧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大姓爨深等助炳時壽已圍城欲逆拒之黑曰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齎糧不多宜令人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緣拒之彪等皆入

華陽國志 卷之九
五
城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諫曰南道儉俗好反亂
宜必待其詐勇已困但當日月制之全軍取勝以求
有余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必欲戰果不利乃悉
以軍事任黑八年春正月炳彪等出降威震十三郡
三月刺史尹奉舉州委質遷奉於蜀壽領寧州南夷
初平威禁甚肅後轉凌掠民秋建寧州民毛衍羅屯
等反殺太守邵攀牂牁太守謝恕舉郡爲晉壽破之
九年春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爲寧州建寧襲深爲
交州刺史封壽建寧王張駿使參軍傅穎治中張淳
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謂曰吾過爲士

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常
所希冀進思共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
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
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穎淳
以爲然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常
慮石勒跋扈侵逼瑯琊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軍使
人欣然雄之雅談多如此類三月壽還夏六月癸亥
雄疾病卒時年六十一僞謚曰武帝廟稱太宗凡自
立三十年冬十二月丙寅葬成都墓號安都陵也
班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見養於雄年十六立爲太

子好學愛士每觀書傳謂其師友天水文夔隴西董融等曰吾見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人之難及乎進止周旋勤於咨問但性輕躁失在田獵甲子襲位玠來奔喪勸遣雄子越還江陽而欲令期代已知北事班以未葬不許遣玠還涪冬十月癸亥期越殺班於臨次并殺班仲兄領軍都弟玠奔晉期僞謚班曰戾太子壽追謚曰哀皇帝子幽顯爲期所殺班兄弟五人皆兵死四人無後玠在晉歷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於山陽戰死也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母冉賤雄妻任養爲子少攻
學問有容觀雄時令諸子各募合部曲多者纔得數
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爲安東將軍雄亡越自江陽
來赴喪兄弟怏怏旣以班非雄所生又慮珩不利已
與兄越密謀圖班太史令韓豹上言宮室有陰謀兵
氣戒在親戚班不悟遂因夜哭越殺班期自立以越
爲相國與壽并錄尚書事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使
討珩於涪封越建寧王以仲兄霸爲中領軍鎮南弟
保鎮西西夷校尉汶山太守從兄始征東代越皆大
將軍珩走卽拜壽梁州知北事咸熙元年春正月立

妻閻氏爲后下赦改元玉恒秋以司隸景騫爲尚書
令征南費黑爲司隸班舅羅演爲僕射舅羅演與漢
王相天水上官澹謀襲期立班子幽謀泄殺澹并誅
班母羅捨子礮稚妻咎二年忌從子載多才藝託他
事誅之而霸保皆暴病死於是大臣自疑骨肉不相
親而期志益廣忽慢公卿政刑失錯四年夏四月壽
自涪還襲期假以誅越騫爲言越請散財募士格戰
期謂壽不自薄不許旣誅越騫初廢期爲邛都縣公
五月乃殺期及誅李始等殺兄弟十餘人期死時年
二十四謚曰幽王五年徙其妻子於越騫勢又使人

就越雋誅其子

壽字武考有幹局愛尚學義志度少殊於諸子雄奇之自代父爲將志在功名故東征南伐每有效事雄疾病侍疾左右左右侍臣造雄顧命寄託於壽期之殺班也李始初欲附壽圖共討期壽不敢始怒說期取壽憚李珩在北欲藉壽討之故許壽旣受漢封北伐珩告以去就利害假道故珩得由巴順水東下吳壽雖代珩鎮涪歲終當入朝覲常自危嫌輒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方外寇警咸康二年冬北入漢中破走司馬勳壽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手

下有強兵懼不自全數聘命高士巴西龔壯壯雖不
應恐見害不得已數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
向之言而惡之每謀壯以自安之術壯之父及叔皆
爲特所殺欲假手報讐未有其由因說立事何如舍
小從大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勲
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畧陽羅恒巴西解思明
共謀據成都爲晉稱藩會養弟攸從成都病還歿道
中乃佯言越藥殺之又詐造妹壻任調書言期越當
廢壽以惑羣下羣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城中資財
得數千人南攻成都子勢爲開門內應遂獲期越誅

其宗族十餘人兵入虜掠民家姦淫雄公主及李氏
諸婦多所殘害數日廼定恒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
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壯爲長史告下
又勸令送期於晉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艷及張
烈等勸壽自立壽亦生心遂背思明所陳之計稱漢
皇帝尊父驤曰獻帝母咎氏曰太后下赦改元漢興
以恒爲尚書令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鎮北梁州知
東羌校尉李奕鎮西西夷校尉更代諸郡及卿佐皆
用宿人及已叅佐省交州以從子權爲鎮南南夷寧
州於是成都諸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形勢者雄時舊

臣及六郡人皆斥廢也秋七月李奕從兄乾與大臣
合謀欲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要爲兄弟進李
闕爲征東荊州移鎮巴郡八月天連陰雨禾稼傷損
百姓饑疫草莽臣龔壯上封事曰臣聞陰德必有陽
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
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愛遺建
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顛覆顧命管蔡
旣興讒諛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
天地歎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霆震
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論者未喻權

時定制淫雨汎潰垂向百日禾稼損傷加之饑疫百
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
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
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玄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
一旦疆場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
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
子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爲靈德宗廟
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勲於上生民寧息於下通天
下之高理弘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
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哉論者或言二州

人附晉必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豫州入蜀荆楚人
貴公孫述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大半鍾鄧之
役放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
基惜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
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
削昔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今
日義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謂臣當
爲法正陛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名
榮漢晉不處臣復何爲當侔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
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

來附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
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
二門耳臣託附深重忘疾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
言少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愴
恫伏願罪戮壽不悅然拘前言秘藏之九月僕射任
顏雄妻弟也謀反誅并殺雄子約等五年春二月晉
將伐巴郡獲李闔恭子也初受許自牛鞞以東土
斷與闔執政者以爲不可乃止復不益兵故覆沒闔
弟豔以是怨故與朝右有隙是時壽疾病恒思明等
復議奉晉計尋巴郡破壽以爲附晉晉當以兵威故

不能自斷遂輟計三月拜李奕鎮東代閔夏建寧太守孟彥率州人縛寧州刺史霍彪於晉舉建寧爲晉遣右將軍李位都討之時權在越雋秋又遣尚書廣漢李擴爲御史入南中攄祖毅晉故寧州刺史以向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攄從兄演自越雋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車騎將軍王韜爲參軍

右車騎將軍王韜爲參軍九字前後文不相屬不知記何事也今仍舊本存此九字於後以待攷

晉康帝建元元年壽卒勢立改元太和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勢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爲

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固請許之勢疑與廣有謀
收當思明斬之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
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思明有智畧敢諫諍馬當素
得人心及其歿士民無不哀之冬李奔自晉壽舉兵
反單騎突門門者射殺衆潰勢大赦境內改年嘉寧
勢驕淫不卹國事中外離心蜀土無獠

輿皓切西
南夷別族

是

始從山出自巴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大爲民患加
以饑饉境內蕭條三年春二月桓温伐蜀軍至青衣
勢大發兵遣胥堅等將之

胥子感
切姓也

自山陽趣合水諸

將欲設伏江南以待晉兵胥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駕

鴛碕渡向犍爲

碕渠羈切曲岸曰碕

温自將步卒直指成都

堅至犍爲乃知與温異道還自沙頭津濟北至温已

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笮橋

笮音昨

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勸勢降勢乃夜開

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温勢至

建康封歸義侯 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七年

正僭號四十三年蜀中亦有怪異期時有狗豕交木

冬榮勢時涪陵民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

之又有民馬氏婦妊身兒脇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

育有馬生駒一頭兩身相着六耳一牡一牝又有天

雨血於江南數畝許李漢家舂米自臼中跳出遂斂於箕中又跳出寫於篋中又跳出有猿居鳥巢至城下地仍震又連生毛其天譴不能詳也

譔曰特流乘釁險害雄能推亡固存遭皇極不見遇其時與期倡爲禍階而壽勢終之詩所謂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者也長老傳譙周識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賊終如其記先識預覩何異古人乎歷觀前世僞僭之徒縱毒虐劉未有如茲每惟殷人丘墟之歎賈生過秦之論亡國破家其監不遠矣

按常璩華陽國志目錄第九卷及序志皆云述李
特雄期壽勢志則先固有志也今諸本皆無之意
者傳寫脫漏因循不錄遂失之爾今本諸通鑑所
述參以載記所書續成勢志用補其闕以俟後之
博洽君子云又史載散騎常侍常璩實勸李勢降
桓温璩必作志者因續記此云

華陽國志卷第九

華陽國志卷第十

晉 常璩 著

明 吳瑄 校

漢中士女

鄭子真褒中人也玄靜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
教曰忠孝愛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
道也成帝元舅大將軍王鳳備禮聘之不應家谷口

世號谷口子真亡漢中與立祠

神中五徵未詳其義

衛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齊以
高行聞郡九察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徵不應董

扶任安從洛還過見之曰京師天下之市朝也足下
猶之人耳何其在遠以虛名屢動徵書若至中國則
價盡矣衡笑曰時有險易道有汗隆若樊季齊楊仲
桓雖應徵聘何益於時乎苟無所則尼軻恹恹是以
君平子真不屈其志其予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
安扶服之敬其言也

鄧先城固人也景帝時御史大夫晁錯患諸侯強大
建議減削會吳楚七國謀反假言誅錯故吳相袁盎
譖帝殺之拜盎太常使赦七國七國遂叛鄧公爲謁
者入言軍事問曰七國聞晁錯死罷兵不對曰吳王

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謀反積數十年錯患之故欲削
弱爲萬世策諸侯憂之計畫始行身死東市諸侯莫
憚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怨臣竊爲陛下不取
也帝歎息曰吾亦恨之武帝初爲九卿

張騫城固人也爲人強大有謀能涉遠爲武帝開西
域五十三國窮河源南至絕遠之國拜校尉從討匈
奴有功遷衛尉博望侯於是廣漢緣邊之地通西南
之塞豐絕遠之貨令帝無求不得無思不服至今方
外開通騫之功也

張猛字子游騫孫也師事光祿勳周堪以光祿大夫

給事中侍元帝帝當廟祭濟渭欲御樓船御史大夫
薛廣德當車免冠乞頸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廟祭矣
帝不悅猛進曰主聖則臣直今乘船危就橋安聖主
不乘危故大夫言之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也後與周
堪俱以中正爲幸臣弘恭石顯所譖毀乍出乍徵堪
平和猛卒自殺

楊王孫城固人也治黃老家累千金厚自奉養臨終
告其子曰我死裸葬以復吾真但爲布囊盛尸入地
七尺旣下從足脫之以身親土其子不忍見王孫友
人祁侯諫之王孫曰厚葬無益死者也夫俾財送死

今日入明日發此真無異暴骸中原裹以幣帛隔以棺槨哈以珠玉後腐朽乃得歸土不可故吾欲早就真宅邗侯無以易卒躰葬如其言

李郃字孟節南鄭人也少明經術爲郡侯吏和帝遣使者二人微行至蜀宿郃侯舍郃爲出酒夜飲露坐郃問曰君來時寧知二使何日發來耶二人怪問之郃指星言曰有二使星入益部後一人爲漢中太守命爲功曹察孝廉遂馳名爲尚書郎徙左丞稍遷至尚書僕射尚書令拜司空又進司徒清公直亮當世稱名順帝世薨

李固字子堅，郃子也。陽喜三年，以對策忠亢，拜議郎、大將軍、梁商后父也。表為從事中郎，授荊州刺史。值州部有亂，至州先友其賢者南陽鄭叔躬、宋孝節、零陵支宣、雅表、薦長沙、桂陽太守趙歷。卒，已奏免江夏

南郡太守孔疇、高賜等。州土自然安靜。

按本傳固奏高賜等賊穢

賜等懼罪厚賂梁冀仍徙固太山太守

徙太山太守克寧，盜賊入為將

作大匠，多致海內名士。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光祿周舉、侍中杜喬、陳畱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憚、陳國何臨、清河房植等皆蒙徵聘。轉大司農。順帝崩，太后臨朝，拜太尉。與后弟大將軍梁冀

太傅趙峻並錄尚書冲帝崩時徐揚有盜賊太后欲
不發喪須召諸王至固爭不可言國家多難宜立長
君太后欲專權乃立樂安王爲質帝質帝崩太后復
與梁冀謀所立固與司徒南郡胡廣司空蜀郡趙戒
書與冀引周勃霍光立文宣以安漢之策閻鄧廢立
之禍言國統三絕期運厄會興崩之漸在斯一舉宜
求賢王親近不可寢嘿也冀得書召公卿列侯議所
立三公及鴻臚杜喬僉舉清河王蒜冀然之奏御太
后中常侍曹騰私恨蒜說冀明日更議廣戒從冀固
與喬必爭蒜宜立中興才也且年長識義必有厚將

華陽國志 卷之十
四
軍冀不聽策免固喬歲餘取下獄以無事出之京師
市邑皆稱千萬歲冀惡其爲人所善更奏擊之固書
與二公曰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文宣何圖梁將
軍迷謬諸子曲從以吉物爲凶成事爲敗漢家衰微
從是始矣將軍亦有不利吾雖死上不慚於天下不
愧於人求義得義死復何恨遂自殺二公得書歎息
流涕士民咸哀哭之桓帝無道冀尋受誅漢家遂微
政在閹宦無不思固也

張亮則字元脩南鄭人也爲牂牁太守威著南土永
昌越雋夷謀欲反畏則換臨其郡相諫而止號曰臥

虎以戍狄勲遷護羌校尉徵拜扶風又換臨桂陽皆
平盜賊巴郡板楯反拜隆集校尉鎮漢中徙梁州刺
史又爲魏郡太守所在稱治靈帝崩後大將軍袁紹
表爲長史不就丞相曹公拜度遼將軍

趙宣字子雅南鄭人也出自寒微以溫良博雅太守
犍爲楊文方深器異之遂察孝廉官至犍爲太守

趙瑤字元珪琰字稚珪凡七兄弟宣子也皆以令德
著聞瑤少有公望瑤始爲緱氏袁趙二公相與書曰
趙瑤在緱氏猛虎歸迹百里均耳叔平何難遷扶風
太守徙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伯魚徙蜀郡

爲司空掃吾第以待足下矣瑤曰諾尋換廣漢卒琰始爲青州刺史部下清肅徙梁相徵拜尚書不就卒

陳綱字仲卿成固人也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往復之值元醉臥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弘農太守初至有兄弟自相責引退是後無訟者在官九年卒天子痛惜賜家錢四十萬

李法字伯度南鄭人也桓帝時爲侍中光祿大夫數表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爲後笑帝怒免爲庶人恬然以咎失爲已責

久之徵拜汝南太守遷司隸校尉湛然無自得

之容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父歿時二兄亦歿燮爲姊所遣隨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傭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延熹二年梁冀誅後月經陽道暈五車史官上書昔有大星升漢而西捲舌揚芒迫月燮惑犯帝座則有大臣枉誅星在西方太尉固應之今暈如之宜有赦命錄其遺嗣以除此異於是下赦燮得返舊四府並辟公車徵議郎與趙元珪潁川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爲友伯慎爲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爲臧否伯慎問趙元珪曰德

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追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寤而心變拜東平相國王爲黃巾所沒得出天子復封之燹以爲不可果敗遷京兆尹時人爲之語曰李德公父不欲立帝子不欲立王陳雅字伯臺成固人也靈帝時爲諫大夫闡宦用事上疏曰昔孝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誅大將軍竇憲由是宦官秉權安帝幼冲和熹太后兄大將軍鄧騭輔政太后適崩中常侍江京等殺騭安帝登遐黃門孫程又殺車騎將軍閻顯孝桓帝又與中常侍單超等共誅大將軍梁冀陛下卽祚太傅陳蕃大將軍竇

武尚書令尹勳等欲誅宦官絕其奸擅盡忠王室建
萬世策機事不密爲中常侍朱瑀等所殺此即陛下
所見今宦官強盛威傾人主天下鉗口莫敢言者海
內怨望妖異竝作四方兵起萬姓辛苦陛下尚可以
安柰後嗣何帝不省納出爲巴郡太守年七十五卒
臨終戒其子曰期運推之天下將太亂雄夫力爭無
以資財爲意吾亡依山薄葬亡歲餘靈帝崩大將軍
何進復爲黃門所殺海內果亂終成三國也

閻憲字孟度成固人也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爲
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

十五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
歌曰閻尹賦政旣明且杲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蜀
郡民泣涕送之以千數

李歷字季子太尉固從弟也少修文學性行清白與
鄭康成陳元方齊名弱冠拜新城令朝請都督

程苞字元道南鄭人也光和二年上計吏時巴郡板
楯反軍旅數起征伐頻天子患之訪問益州計考以
方畧苞對言板楯忠勇立功先漢爲帝義民羌入漢
中輒蒙其力東征南戰世有功勞由不料卹以致叛
亂非有僭盜能相羣殺兵臨之未必卒得不如但選

明能太守恩信懷服自然安定矣天子從之卒如其言後在道卒

祝龜字元靈南鄭人也年十五遠學汝隸及太學通博蕩達能屬文太守張府君竒之曰吾見海內士多矣無如祝龜者也州牧劉焉辟之不得已行授葭萌長撰漢中耆舊傳以著述終

段崇字禮高南鄭人也太守河間鄭厓命爲主簿永初四年涼州羌反溢入漢中從厓屯褒中虜東攻厓欲戰崇諫不可願固壘待之厓不聽出戰敗績崇與門下吏王宗原展及子勃兄子伯生推鋒死戰衆寡

不敵崇等皆死羌遂得厯殺之

程信字伯義南鄭人也時爲功曹守居馳來赴難殞
殮厯喪送還鄉里訖乃結故吏冠蓋子弟二十五人
言共報羌各募敢死士以待時太守鄧成命信爲五
官元初二年虜復來信等將其同志率先奮討大破
之信被八創死天子咨嗟元初五年下詔書賜信崇
家穀數千斛有王宗原展及嚴孳李容姜濟陳巴曹
廉勾矩劉旌九人皆以令義爲鄭厯所命王宗原展
與厯同死孳容等七人與信共并命詔書旣賜崇信
家又賜九子家穀各五百斛給死事

燕邠字元侯趙嵩字伯高南鄭人也陳調字元化仲卿孫也邠爲刺史郤儉從事使在葭萌與從事董馥張胤同行儉爲黃巾賊王饒趙播等所殺邠聞故哀慟說馥胤赴難二子不可邠難曰使君已死用生何爲獨死之牧劉焉嘉之爲圖象學宮誅馥等嵩事太守蘇固固爲米賊張脩所疾殺嵩痛之仗劍直入脩營殺十餘人幾獲脩死陳調少尚遊俠聞固死聚賓客百餘人攻脩大破之進攻脩營乃與戰以傷死又有陳術字申伯作者舊傳者也失其行事歷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太守及錫光等不列也

穆姜安衆令程祗妻司隸校尉李法姊也祗前妻有四子興敦觀豫穆姜生二子淮基祗亡興等憎惡姜姜視之愈厚其資給六子以長幼爲差衣服飲食凡百如之久興等感寤自知失子道謁南鄭獄受不愛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戶常以二月八月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斛六斗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州郡察舉基字稚業特雋免爲南郡太守

秦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

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毋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瑛之教流於三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止四珍復起

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爲天下名士戒諸女及婦曰吾之委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恩存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

卷之二
一
恭敬以監臨之懃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修敬泰姬執子孫禮

禮珪成固陳省妻也楊元珍之女生二男長娶張度遼女惠英少娶荀氏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財自富禮珪敕二婦曰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再拜奉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遭亂流行宗表

欲見之必自嚴飭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自親養牲釀酒曰夫祭禮之尊也年八十九卒惠英亦有淑訓母師之行者也

文姬南鄭趙伯英妻太尉李固女也父爲梁冀所免兄憲公季公罷官歸文姬歎曰李氏滅矣乃與二兄議匿弟燮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涕泣送之謂成曰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得嗣君之名義參於程杵矣久之遇赦燮得還行喪服闋勅之曰先公爲漢忠臣雖歿之日猶生之年梁冀已族弟幸得濟豈非天乎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王上是又撥禍

也奉行之徙成在徐州各異處傭賃而私相往來成
病亡燮四時祭之

陳順謙成固人也順謙適鄧令曹寧十九寡居長育
遺孤八十餘卒兄弟陳規著書歎述之惠謙適張亮
則在扶風官下吏白欲重禁嚴防以肅非元脩訪於
惠謙惠謙曰恢弘德教養廉免恥五刑三千蓋亦多
矣又何加也兄弟伯思學仙道惠謙戒之曰君子疾
沒世名不稱不患年不長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繫風
捕影非可得也伯思乃止陳伯臺稱云女尚書之後
耳

禮脩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脩終無愠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寤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却之曰我死固當絕于賢婦手中後遭米賊嵩歿乃碧塗面亂首懷刀託言病賊不逼也養遺生女依父叔立義終身者也

韓樹南南鄭人趙子賤妻也子賤初爲郡功曹李固之誅詔書下郡殺固二子憲公季公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噐欲因出逃子賤畏法

善國志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敕更驗實就殺之及固小子燮得還子賤慮燮報仇
賃人刺之燮覺告郡殺子賤初樹南諫子賤子賤不
從及臨死許共并命兄弟媿侍婢視守之經百餘日
乃怠白兄媿念一死萬不得生不敢復圖死也上下
以爲信然無幾時於幕下自殺

梓潼士女

文齊字子奇梓潼人也孝平帝末以城門校尉爲犍
爲屬國遷益州太守造開稻田民咸賴之公孫述時
拒郡不服述拘其妻子許之公侯招之不應乃遣使
由交趾貢獻河北述平世祖嘉之徵拜鎮遠將軍封

成義侯南中咸爲立祠子忱有令德爲北海太守
李業字巨遊梓潼人也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
名召爲功曹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入獄咸釋之公
孫述累聘不應述怒遣鴻臚尹融持毒藥酒逼之業
笑曰名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也遂飲藥死述恥殺
名士賜錢百萬子翬逃匿不受建武中察孝廉爲遂
久令

景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舉孝廉司徒舉
治劇爲沅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太
守上封吏守闕請之二年不絕以子顧師事少府李

韋陽國志 卷之二
三
膺膺誅自免久之拜成都令遷益州太守上封吏民
涕泣送之至沮者七百人白水縣者三百人值益州
亂後米斗千錢毅至恩化暢洽比去米斗八錢鳩鳥
巢其廳孕育而去三府表薦徵拜議郎自免歸州牧
劉焉表拜都尉爲人廉正疾淫祠敕子孫惟修善爲
禱仁義爲福年八十一而卒

楊克字盛國梓潼人也少好學求師遂業受古學於
扶風馬季長呂叔公南陽朱明叔潁川白仲職精究
七經其朋友則潁川荀慈明李元禮京兆羅叔景漢
陽孫子夏山陽王叔茂皆海內名士還以教授州里

常言圖緯空說去事希畧疑非聖不以爲教察孝廉
爲郎卒

景鸞字漢伯梓潼人也少與廣漢郝伯宗蜀郡任叔
本潁川李仲渤海孟元叔遊學七州遂明經術還乃
撰禮略河洛交集風角雜書月令章句凡五十餘萬
言太守 賜命爲功曹察孝廉舉有道博士徵不詣
然上陳時政言經得失又戒子孫人紀之禮及遺令
期死葬不設衣衿務在節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
張壽字伯禧涪人也少給縣丞楊放家放爲梁賊所
得壽求之積六十始知其生存乃賣家鹽井得三十

萬市馬五匹往贖放道爲羌所劫掠盡凡往三年計道遠不可得數乃單身詣虜涕泣自說虜哀其屢來遣放隨還郡召爲中侯詔書除巫尉以身佩印盡讓所有財物與三弟復爲郡掾章平賦役歲出三百五十萬遷功曹吏徙五官掾卒

李餘涪人父早世兄夷殺人亡命母慎當死餘年十三問人曰兄弟相代能免母否人曰趣得一人耳餘乃詣吏乞代母歿吏以餘年小不許餘因自死吏以白令令哀傷言郡郡上尚書天子與以財葬圖畫府

廷

寇祺字宰朝梓潼人也與邑子侯蔓俱學涼州蔓後
爲渤海王象所殺祺仗劍至象家值象病象謝曰君
子不掩人無備安有爲友報讐殺病人也祺乃還久
之復往殺象由是察孝廉爲灞陵令濟陰相

王晏字叔博涪人也與廣漢張昌寧叔受業大學昌
爲河南呂條所殺晏叔殺條事在叔解

李助字翁君涪人也通名方校醫術作經方頌

說名

齊郭玉

以上多闕文

李仁字德賢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仁
知其不博乃游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

華陽國志 卷之二
以修文自終

杜微字國輔涪人也任安弟子先主定蜀常稱聾闇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州牧選爲主簿輿而致之亮引見與書誘勸欲使以德輔時微固辭疾篤亮表拜諫議大夫從其所志

尹默字思潛涪人也少與李仁俱受學司馬徽宋忠等博通五經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略皆誦述希復案本以左傳授後主後主立拜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子宗亦爲博士耳

李譔字欽仲仁子也少受父業又講問尹默自五經四部百家諸子伎藝筭計卜數醫術弓弩機械之功皆致思焉爲太子中庶子右中郎將著古文周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注解太玄指依則賈馬異於鄭玄與王肅初不相見而意歸多同

李福字孫德涪人也先王初爲成都令建興九年遷巴西太守後爲江州都督陽武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以前監軍司馬福同郡梓潼文恭仲寶亦以才幹爲牧亮治中從事丞相參軍

季姜梓潼文氏女將作大匠廣漢王敬伯夫人也少

讀詩禮敬伯前夫人有子博女紀流二人季姜生康
稚芝女始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祖
母性嚴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於堂
歷五郡祖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
侍養左右紀流出適分已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
爲作袞於是內門相化動行推讓博妻犍爲楊進及
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之三
母堂仁義敕康稚芝婦事楊進如舅姑中外則之皆
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
官舍交赴內外官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王氏遂世

興

杜慈涪杜季女巴郡虞顯妻也十八適顯顯亡無子
季欲改嫁與同縣楊上慈曰受命虞氏虞氏早亡妾
之不幸當生事賢姑死就養成室存亡等但欲在終
供養亡不有恨願不易圖季知不可告而奪也乃密
謀與強逼迫之慈縊而死

敬楊涪郭孟妻楊文之女也始生失母八歲父爲

盛所殺無宗親依外祖鄭行年十七適孟孟與盛有
舊盛數往來孟家敬揚涕泣謂孟曰盛凶惡薄命爲
女非男比但惡讎未報未嘗一日亡也雖婦人拘制

然父子恩深恐卒狂惑益君禍患君宜踈之孟以告
盛盛不納安漢元年盛至孟家敬楊以大杖打殺盛
將自殺孟止之與俱逃涪令雙勝出追聞其故而止
安尉二門會赦得免中平四年涪令向遵爲立圖表
之

撰曰二州人士自漢及魏二百四十八人而已

九十一

七人士五
十一人女

後賢二十人合二百六十八人以示來世

之君子焉如其遺脫及後世可書者願貽後雋又春
秋穀梁傳首叙曰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巴郡胥君
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後漢時魏郡太守王牧薦尹

方爲三公天子詔尚書郎蜀郡張俊策之然不詳其
行事

譔曰二州士女自漢及魏可謂衆矣何者世宗多士
則相如麟遊伯司鳳翔洛下雲翳叔文龍驤在孝宣
則王褒蔚炳中和作詠屬文甘泉葩爲世鏡在元成
則君公蹇蹇心思國病慮經劉危直忤王聽其高者
則嚴君味道易俗移風仲元端委居爲人宗若夫秉
心塞淵與物盈沖則楊子雲也名重泰山華夏仰崇
則鄭子真也不屈其身志高青雲則譙玄也不恥惡
君混道推運則楊宣也降及建武明章以來出者則

能內貫朝揆外播五教贊和鼎味經綸治要上荅太階下允民照處者則利居盤桓皓然玄蹈天爵翫之人爵則笑懸車門肆夷惠齊紹若斯之倫海內服其英名洙泗方其煥燿矣故曰漢徵八士蜀出其四又曰漢具四義蜀選其二可謂不衆乎然巴郡胥君安以儒學典雅稱於孝成蜀郡張俊策問尹方不出五經常議韃爲呂孟有託孤之節若茲之類郡邑往往垂象刊銘見有苗裔璩晚生長亂故老以沒莫所咨質不詳其事但依漢書國志陳君所載凡士女二百四十八人而已後賢二十人合二百六十八人以示

來世之好事者如能詳其遺脫及有可書願附于左
其傳志父祖子孫及有名失事失官位者不列寧州
人士亦不列別爲目錄至晉元康末凡三百九十二
人也

華陽國志卷第十